第3章 抵达费城

这个时候我出海闯荡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了，不然的话，这次坐船的经历倒是可以让我如愿以偿。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手艺的熟练工，就去找了当地的印刷商人，老威廉·布雷福德先生，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个印刷商人，后来和乔治·吉斯闹翻了，就搬到了这边。可是他这边的活儿不多，人手也足够了，所以就没有要我，不过他的儿子最近在费城失去了左膀右臂阿奎拉·罗斯，要是我去那边的话，也许他们会雇佣我的。费城离纽约还有一百英里远，不过我还是乘坐一艘小船出发到安博伊去了，我的行李什么的就从海上运过去。

在穿过海峡的时候，我们碰上了很大的风，把船上的帆都撕成了碎片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基尔海峡^[25]，大风把我们刮到了长岛。在旅途中，有一个荷兰的乘客掉到海里去了，当他还没有沉下去的时候，我把手伸进水里抓住了他的脑袋，然后把他拉了上来。他清醒了一点以后，先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本书，拜托我把它晾干之后，就陷入了沉睡。这本书原来是我早前最喜欢的作家班扬的《天路历程》，不过是荷兰语的译本；纸张精良，印刷精美，比我之前看到的所有版本都要精美。之后我发现这本书其实被译成了欧洲的大多数语言，估计除了《圣经》之外，它比其他书的读者群都要广大。真诚的约翰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把叙事和对话融为一体的人，这种写法很能吸引人，在最有趣的情节中，读者会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笛福在他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《宗教求爱记》以及《家庭教师》等著作中模仿得很好，理查德森^[26]在他的《帕梅拉》等著作中也有同样的作为。

快到达长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根本没有地方适合船只停靠，到处都是巨浪拍打着礁石。我们扔下了船锚，发现船只左右摇晃得厉害。有一些人来到了水边，朝我们喊话，我们也朝他们喊话，不过风太大了，海浪的声音盖过了我们的声音，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听懂对话在讲些什么。岸上有一些独木舟，我们打着手势想让他们过来接应，不过他们要么不明白我们的意思，要么就觉得这样根本行不通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们离开了；我们只能等着风势减弱，完全就是束手无策。我和船主决定先睡一觉再说。于是我们和那个还湿淋淋的荷兰人一起窝在甲板上的小舱里面。浪花冲上船头，把我们都打湿了。我们就这么躺了一个晚上，几乎都没有休息；第二天风小了，我们打算在天黑之前赶到安博伊。这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30个小时没有吃喝了，只剩下一瓶混杂的朗姆酒，船上的水都已经变成了咸水。

半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发烧了，所以只好回舱室休息。我曾经记得有一本书上面说，喝凉水可以退烧，就遵照了这个方法的指示。到了半夜的时候出了一身汗，烧就退了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过了那个渡口。我弃舟步行，又走了大概50英里，终于到了柏林顿。有人告诉我，我可以在这儿找到送我去费城的船。

一整天都在下雨，我又全身湿透了，到中午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，只能在一家小酒店里休息。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，开始后悔要是没有离开家该有多好。因为当时的我看上去是如此狼狈，所以在路上总是有人盘问我，他们还以为我是从哪里偷偷跑出来的仆人呢，很有可能就被抓去了。不过我并没有理会这些

琐事，继续赶路，晚上投宿在一家离柏林顿八到十英里的酒店里，这家酒店是一个叫布朗先生的人开的。在我吃东西的时候，他过来和我聊了几句，发现我是一个读过书的人，立刻变得十分热情和友好。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。据我猜测，他应该当过行游医生，因为英国的城镇还有欧洲的乡村，没有一个他说不出详情的。他有一定的学问，脑子也很灵活，不过不是很信仰宗教。几年以后他还动手把圣经改成了打油诗，就像克顿当时歪曲维吉尔那样。他把其中的很多故事都弄得很荒唐，如果他的作品出版的话，也许会有一些不聪明的脑袋受到伤害，不过好在从来没有出版。

整个晚上我都待在他的店里，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柏林顿，却发现船只在我来之前不久刚刚离开，在下周二之前是不会有别的船了，而今天才星期六，这可真是让人沮丧。不管如何，我回到了之前我买过姜饼吃的一个老太太那里，想向她讨个主意，她很友好地邀请我先在她家里住下，等到有船了再走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便答应了她的邀请。她知道我是一个印刷工人，就想让我在镇子里住下，然后继续干我的老本行，不过她显然不知道开业是需要资本的。她是一个很好客的人，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，却不要求我过多的回报。我本来想等到周二再走的，不过当我晚上在河边溜达的时候，有一艘船靠了过来，我发现他们也是去费城的，上面已经有几个乘客了。他们也捎上了我，因为没有风，我们这一路都轮流划着桨。到半夜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城市的影子，其中几个乘客确信我们已经过了费城了，再也不肯向前划了；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只好朝岸边划，进了一个小港湾，在一个旧栅栏附近上了岸。我们把木条拆了下来，生了一堆火，晚上真的是冷极了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了天亮。这时候我们认出这个地方是库普湾，在费城的上面，一出港湾我们就发现了费城，在星期日上午大概八点或九点的样子，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，在市场街的码头上岸。

对于这次旅行，我的笔墨实在是有些多。之所以要对我第一次进入这座城市费尽笔墨，是想把这种匪夷所思的开局和我之后在这座城市的成就进行比较。那个时候我穿的是工装，正式的衣服还在海上漂流呢。这一路上的辛劳让我脏得不像话，口袋里装满了我换洗下来的衬衣和袜子，我在这儿没有一个熟人，自然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住的地方。这一路上我又坐车又划船，完全没有休息好。而且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，身上的全部家当是一元的荷兰币和差不多一先令的铜板。而且这个铜板我还给了那个船家当作路费，一开始他们不肯收下，因为我也划过船了。不过我执意要他们收下。有的时候，一个人没钱的时候会比他有钱的时候更加大方，也许是害怕别人看不起他吧。

我就这么走在街上，还四处张望着看哪里能找到点吃的，在市场附近我看到了一个拿着面包的孩子。我拿面包当饭吃的顿数可不少了，于是我就问他面包是哪里买的。他指点了我一下，于是我就到了第二大街的一家面包房去。我本来想买在波士顿有的那种小圆饼，不过好像费城的面包房不做这个。然后我想要一块三便士的面包，主人回答我说他们这边也没有三便士的面包出售。我既没有考虑两地钱币的差异，也没有考虑到这儿的物价水平，总之我给了他三便士，让他给我值这个价的面包就行了。于是他一下子拿出了三个面包卷。我被这庞大的数量震惊了，不过还是接了过来。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放，我两条胳膊分别夹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叼在嘴里，就这么离开了。当我经过第四大街的时候，从我未来的岳父里德先生的门前走过，他的女儿站在门口，发现了我这副滑稽的模样。实际上我

肯定是引人注目了。我拐了个弯，顺着板栗街往前走，在胡桃街的时候又走了一段，一边走一边吃着面包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码头上，就是我来时那条小船的附近。我到码头上喝了好多水，加上刚才吃的面包，已经很饱了。就把剩下的两个给了和我一起过来的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孩子，她们还在那儿等着继续前进呢。

吃饱喝足以后，我看到一些穿着整洁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去，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走。没想到最后到了市场边上的一个贵格会的大聚会里。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，在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以后，发现周围都没有人在说话，由于之前我累极了，也没有怎么好好休息，所以这会儿我不自觉地睡着了，一直睡到这个集会结束才被一个好心人叫醒。这可是我在费城睡过的第一座大房子。

我百无聊赖地继续沿着河边走着，看着人们的脸，然后发现了一个贵格会的先生，他的相貌让我觉得很温和，所以我上去和他打了个招呼，顺便问他哪里可以让我这个异乡人歇脚。当时我们对话的地方不远有一个“三个水手”的招牌。“这就是外乡人住的地方，不过里面有些乱糟糟的。如果你愿意和我走一会儿的话，我带你去一个好一点的。”他说着就带我来到了清水街的“曲棍客栈”，我在里面吃了一顿饭。当我埋头吃喝的时候，他问了我几个诡异的问题，看到我这么年轻，还这幅模样，他猜想我也许是跑出来的吧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睡意又上来了。他带我去房间，我困得连衣服都没有脱，就这么一直睡到了晚上六点。有人喊我吃饭，吃完以后我又早早上床睡觉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。我尽可能地梳洗了一番，然后去找印刷所的老板安德鲁·布雷福德。诧异的是，我竟然看到了他在纽约的老爹，他是骑马过来的，还比我先到。老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，后者很客气地先请我吃了一顿早饭，不过接下来他告诉我现在他这边并不缺人手，因为前不久他刚刚招了一个新手。不过镇子里还有一个印刷所，是刚刚开张的，所以那边可能会需要人手。如果还是不缺人的话，那就安排我在他家里住下，他会给我介绍一点零活，直到我找到比较正式而稳定的工作。

老先生愿意陪着我一起去，他看到老板凯默的时候，和他打了个招呼。“你好啊，我的邻居，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小同行呢，也许你正缺这么一个人。”凯默问了我几个问题，还给了我一副排字版，想看看我怎么操作。后来他说，他不会马上雇佣我，因为这会儿印刷所里没有什么活儿，不过他竟然把老布莱福德当作镇上的一个德高望重的头面人物了，因为之前他从来都没见过老先生。他们聊了一会儿关于印刷所的现状和前景，老先生也没有坦白自己是他的竞争对手的老爹。凯默表示他想垄断镇上的印刷所的生意，老先生不动声色地问了他几个巧妙的问题，毫无疑问，凯默说出了他所有的底牌，包括他的背景还有计划什么的。很显然，他们两个一个是老狐狸，而另外一个不过是初出茅庐而已。布雷福德把我留在了凯默那儿，当我告诉他这位老先生的真实身份的时候，他不由地大吃一惊。

凯默的印刷所里面只有一台很旧的印刷机，还有一副小小的破旧的印刷铅字，当时他正亲自编排悼念阿奎拉·罗斯的挽歌。这个人我在之前提到过，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，一个品格高尚的人，在镇子上广受尊敬，也是议会的秘书，同时还是一个诗人。凯默也写诗，不过水平只是一般。其实不能说是写诗，因为他的习惯是把心里想的直接用铅字排出来。因为没有副本，而且所里只有一副铅字^[27]，这首挽歌可能需要所有的字母，所以没有人能够帮助他。我先调整了一下那台印刷机（他根本就没用过这个，也不会用），然后向他保证，只要他把挽歌

排好，我就开始印刷；然后我就回到了布雷福德的印刷所，他给了我一些零活，这样我就能对付我的日常开销了。几天以后，凯默也准备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挽歌给印出来。这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活计，有一本小册子^[28]需要重印，凯默把这活儿交给了我。

给他干活的两个工人的技术都不怎么样。布雷福德没有干过这种活计，所以他一窍不通；而凯默只是一个会排字的，他根本就不懂印刷。之前他是一个法国先知^[29]，擅长于鼓动气氛。这会儿他宣称自己并不忠于哪一个固定的宗教，但实际上他每样都信一些。他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，后来我还发现他的性格里还有不少流氓习气。对于我在他手下干活又跑到布雷福德那里去帮忙，他一直颇有微词。他有一个房子，但是里面没有家具，所以也不能收留我。不过按照安排，他让我去里德先生那里居住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先生，因为里德先生也是他的房东。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都已经寄到了。在里德小姐的眼中，我的形象就变得得体多了，比她第一眼看到我在街上落魄的样子好多了。

我开始和镇子里的年轻人交际了，特别是那些爱读书的青年，我们都是在晚上聚会。我靠着自己的劳动和节俭，也攒了一些钱。我的日子过得不错，尽量把波士顿抛到了脑后，也不想让谁知道我现在住在这里。除了我的好友柯林斯。他掌握着我的秘密，我也给他写过信。不过最后还是出了一点状况，让我比想象的要提前回到了家里。我有个姐夫，叫罗伯特·霍姆斯。他是一个在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跑船的船长，他在距离费城四十英里的纽卡斯尔听到了我的消息，就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告诉我在波士顿的朋友们为我的不辞而别而担心。他还和我说，一切都会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只要我回到波士顿，他的语言相当诚恳。我也回了他一封信，感谢他给我的忠告，并告诉他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，让他明白我做这一切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。

[25] 基尔海峡，史泰登岛和新泽西的分界线。

[26] 塞缪尔·理查德森。书信体英国小说之父，著有《帕姆拉》《克拉丽莎》和《查尔斯·格兰迪森爵士的历史》。

[27] 原稿。

[28] 印刷用的铅字应该有两种，一种是正文，还有是小写的字母。

[29] 法国南部的教徒，受路易十四的迫害，自认为有预言能力。他们的座右铭是“废除税收”和“心灵自由”。